

#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

王 鹏 吴愈晓

**内容提要:**性别角色观念代表了人们如何看待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它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本研究利用CGSS2010数据,从社会整体和家庭内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高教育程度、高收入以及高地位职业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为开放;第二,社会结构位置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积极影响要大于男性;第三,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模式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和相对收入对男性没有影响,但是对女性有显著的影响。教育程度高于配偶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平等开放;夫妻间相对收入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女性的收入高于配偶一定范围后,这种影响消失了。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性别角色观念

## 一、导 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分化,性别分层的议题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比如中国的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平等的机会?已有的性别分层研究主要围绕教育、职业、收入等方面的客观社会事实(Hannum and Xie, 1994; 李春玲、李实, 2008; 吴愈晓, 2012; 王天夫等, 2008; 等等),对主观层面的性别差异如性别角色观念的关注相对较少。性别角色观念从另一个维度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因为它关注的核心是男女两性的权利和角色的问题,暗含着等级权力关系,它会作为一种软性的束缚,弥漫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生活中,迫使男性和女性放弃自由的选择,不得不接受某些性别化的劳动。

性别角色观念(gender role attitude)代表了人们如何看待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McHale and Huston, 1984),或者说社会所认定的男性或女性应该如何行事的预期和规范。比如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女性的社会角色是与私人领域如家庭、儿女联系在一起的;男性的社会角色则是与公共领域如工作、职业联系在一起的,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次要社会角色。这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女性不被鼓励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在生命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依附

**作者简介:**王鹏,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家庭与性别;吴愈晓,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定量研究方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家庭结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研究”(17YJC840038);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层次)”。



男性——父亲、丈夫和儿子。

西方国家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发现,70年代到90年代,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自由、开放趋势(Thornton and Freedman, 1979),该变化趋势与妇女运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扩张、女性就业率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Thornton and Young-Demarco, 2001; Brooks and Bolzendahl, 2004; Cotter et al., 2011)。除了上述从宏观因素对性别角色观念的解释性研究之外,大部分研究着重于探讨女性的个体特征比如教育、就业、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Thornton, et al., 1983; Plutzer, 1988; Cassidy and Warren, 1996; Kane and Else, 2001)。这些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能力越独立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教育扩张,女性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比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2000年城镇劳动适龄女性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达到了11%(吴愈晓, 2010),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减少,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Treiman, 2013)。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男性和女性如何认识各自的权利和社会角色?这些机会是否使中国女性摆脱传统依附角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尽管“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话语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直到近年来才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目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关注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性别观念的现代化受益于自身的教育、职业和政治身份的提高(刘爱玉、佟新, 2014);另一类着眼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变迁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近些年来中国人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明显的向传统回归的趋向(杨菊华等, 2014; 许琪, 2016)。这两类研究均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的现状和变迁趋势,但是现状背后的影响机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些研究均表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只关注到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或拥有的社会资源,忽略了个体在家庭中的相对位置对其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解释通常有三种理论视角。一种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社会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发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许多关于性别角色观念的宏观研究表明,性别角色观念的平等化趋势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的上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Chelin and Walters, 1981; Brewster and Padavic, 2000)。社会结构理论的观点与现代化理论不谋而合。它主要从微观的层面强调,个体的观念和态度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Thornton and Freedman, 1979),因为每一种社会位置都涉及社会资源、权利和角色期望。根据这种理论,个体的社会位置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另一种理论视角是性别展示(gender display)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是有预期的,当女性偏离或违背该预期时,为了平衡夫妻关系,她会保持较传统的性别观念,并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作为补偿(Brines, 1994; Greenstein, 2000)。根据这种观点,虽然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性别角色观念会越开放,但是当她的社会经济地位超过丈夫一定程度时,其性别观念有可能会回归。这种理论视角提醒我们,个体性别观念的变化不仅与其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资源有关,可能还与家庭内部的相对资源分配情况密切相关。

根据上述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建立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从社会整体和家庭内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了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源,而男女两性所能拥有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性别平等状况;与之类似,夫妻间的相对资源也能够反映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状况。而对于同时身处社会和家庭中的个体而言,其性别角色观念则是社会整体



的性别平等状况以及家庭内部夫妻之间性别平等模式的映射。具体而言,本文将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处于不同社会结构位置的个体,性别角色观念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处于相同社会结构位置的男性和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是否存在差异;第三,夫妻间的教育匹配和相对收入是否会影响性别角色观念?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角色观念

社会结构理论的观点强调个体的观念和态度会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体的观念往往越开放。教育、收入和职业通常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测量指标。教育往往能影响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态度。启蒙主义的观点认为人们所接受的正式教育越多,价值观就越自由和宽容,更能容纳多样性(Stouffer, et al., 1960)。发展的观点(the developmental model)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它还意味着认知的分化和文化的精细。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获得关于公民自由和民主过程的知识,也越有可能认识到人类经历的多样性,从而相信人类在信仰、价值和行为的差异性。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发展就越灵活和理性化(Nunn et al., 1978)。根据上述的观点,教育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教育程度越高,关于性别角色的知识和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容易理解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且更愿意消除基于性别而产生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教育和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正向关系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证明(Cassidy and Warren, 1996; Kluegel and Smith, 1986; Panayotova and Brayfield, 1997; Tallichet and Willits, 1986)。

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经济的自主性(Gupta, 2007)。更多的收入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财务自由,有能力选择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购买社会化的家庭服务,从而实现更灵活的性别角色分工。因此,收入的增加有益于形成更加平等开放的性别角色观念。

从1967年布劳、邓肯的《美国职业结构》以来,“地位获得”研究一直是以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为中心的。在社会分层研究中通常将职业划分为三类,即管理精英、技术精英、非管理技术职称类(Walder et al., 2000)。由于不同职业类别的进入途径、拥有的权威、社会声望和物质利益是不一样的,因此该职业类型的划分也成为测量职业地位的方式之一。具体而言,职业类型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职业类型通常能够反映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而教育则往往能影响到其价值观和态度。由于非管理技术类职业群体的平均教育程度较低,受父权制思想影响较大,更看重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因此其性别角色观念可能会比较保守。第二,不同职业类型意味着不同的职业经验。经验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职业位置和经验的影响(Kuhn and Schooler, 1969),职业经验越自由,社会态度和观念越开放。技术类职业的经验自由度最高,同事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重视协商、更加尊重个体的自我意识,而管理类职业和非管理技术类职业的经验更强调对下级对上级权威的服从,其观念会比较保守。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提出: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假设1a:教育程度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假设1b: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假设1c:相比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和管理精英,技术精英的性别角色观念最开放。



## (二)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角色观念与性别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又可能因性别而不同。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是父权制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在家庭的权力关系上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在性别劳动分工上则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男性是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受益者。根据理性选择理论,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所以男性更愿意维持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而女性是受压迫的一方,因而在现代性的影响下,更愿意接受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并打破原有的分工模式。

已有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非常大,并且该影响会高于男性(Thornton et al., 1983)。这种性别差异一方面在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女性职业地位和收入的改善是高于男性的(Bian and Logan, 1996)。亦即,与男性相比,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回报率也更高,她们能从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同时更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更珍惜来自职业的成就感,从而更加支持非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中国,女性是不被鼓励接受教育的,长期以来女性的平均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工业化进程和教育扩张对女性产生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男性,因此教育给女性所带来的启蒙可能更为突出。

职业地位和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可能因性别而有所差异。与男性相比,在职女性更容易遭遇家庭和工作的冲突,面临双重负担。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着与男性同样的竞争,需要达到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标准;但是在家庭中,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仍然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回首中国家庭现代化的进程,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了家庭改革和女性权利的新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劳动力短缺,女性在国家干预下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之后的几十年是女性一直扩大职业领域的过程。然而强势的政治动员模式并没有破坏男权文化,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依旧,女性仍然是家庭照料的主体。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女性仍然在家庭中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劳动(於嘉,2014)。不仅如此,市场转型以来,单位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逐渐退出,主流的社会性别规范又进一步强化了母亲的重要性,这更加激化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在此背景下,一部分女性不得不推迟结婚以减缓这样的冲突(王鹏、吴愈晓,2013);还有一部分女性则直接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逐年下降(吴要武,2015)。

另外,相比男性,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性别收入差异现象(张丹丹,2004;李实、马欣欣,2006;吴愈晓、吴晓刚,2009)。一方面女性所承担的家庭责任有损于工作经验的积累,容易导致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Budig and England, 2001),另一方面职业的性别隔离是影响收入性别差异的重要机制,这是劳动力市场在雇佣和分配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间接的性别歧视。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女性在收入和晋升等方面,相比男性更容易遭遇不平等的环境(Davis and Robinson, 1991)。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越高或者女性就业保护政策越少的环境中,职业性别隔离的程度也越高(吴愈晓、吴晓刚,2008)。

根据失败者观点(underdog thesis),在机会、资源和条件的分配中处于劣势的人相比获益的人更能意识到不平等的存在(Robinson, 1983)。相比男性,在职女性无论在家庭内部分工,还是在劳动力市场均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更能意识到性别的不平等,更期望家庭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观念,也更需要对女性友好的社会政策的保护。当女性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越高时,越能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资源、生活方式和社会支持,从而更强调自我价值和自我意识。由于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能会更多,其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可能相对更困难。因此,更容易表达对平等的性别观念的支持。已有的研究也表



明,女性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越高,其性别平等意识越强(Hochschild, 1989; Zuo & Tang, 2003)。

对于男性来说,按照传统的性别分工,家庭和工作的平衡问题对男性困扰比较小,因为社会对男性事业成功寄予很高的期待,大多数男性会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很少参与家庭事务,因此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会给男性带来工作一家庭的冲突,而且在家务劳动分配中男性相比妻子还是受益者;另外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极少遭遇性别歧视的问题,而且比具备同等条件的女性同事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观念的影响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中可能会有所不同。男性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传统性别分工模式的“获益者”,与处于同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相比,他们的性别角色观念会相对保守。与女性相比,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对男性的影响也更加微弱。而且当男性职业地位和收入越高时,意味着其工作的市场价值越高,减少工作时间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因此参与家庭事务的时间会越少(Coverman, 1985; Spitze, 1988),这有可能会强化其保守的性别角色观念。

基于上述的理由,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 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中存在差异。

假设2a: 教育程度对性别角色观念开放度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大。

假设2b: 相比男性,收入的提高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平等开放有更大的正向效应。

假设2c: 从事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对性别角色观念的负面效应在女性群体中更大。

### (三)相对资源、性别展示与性别角色观念

相对资源论(relative resource theory)认为,夫妻双方的权力关系与其在家庭中所占有资源有关。拥有资源比较多的一方在家庭决策中会有更大的优势,具体而言,家庭中教育程度、收入较高者,拥有更大的婚姻权力(Blood and Wolfe, 1960; McElroy and Horney, 1981)。性别展示(gender display)的观点认为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是有预期的,当女性违背了该预期时,为了平衡夫妻关系,她反而会保持较传统的性别观念,并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作为补偿(Brines, 1994; Greenstein, 2000)。根据这种观点,女性在家庭中占有的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她们维持和表达平等的性别观念,但是当相对资源超过了一定范围时,随着相对资源的增加,她的性别角色观念不会变得更加开放,反而有可能向传统的观念回归。

中国传统性别规范对男性的事业和经济地位寄予很高的期待,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中,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被定位为“养家糊口”,女性的角色则被定位为“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男性承担主要的家庭经济责任被视作是天经地义的,男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成功对一个家庭而言更符合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期待。男性收入高于配偶,供养家庭的能力很强,当妻子的双重角色难以平衡时,男性会更希望女性扮演传统的角色,完成传统的家庭责任如家务劳动、照料孩子(Adler and Brayfield, 1996; Alwin et al., 1992),让妻子降低职业期望、调换工作岗位、缩短工作时间甚至辞职。因此,男性较高的相对教育和相对收入有可能会强化其保守的性别观念,从而改变家庭内的婚姻权力关系。

而女性相对出色的教育程度和经济能力由于不符合这种性别规范的预期,往往需要调整自己的性别观念,甚至不得不通过实践性别(doing gender)、增加家庭责任来展现自己的性别身份,因此,“女博士”“女强人”等并不是具有褒义甚至中立的称谓。虽然女性的性别观念会随着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的上升而趋向于平等,但是当她们的教育和收入超出丈夫一定程度之后,性别观念有可能出现回归的倾向。正如已有研究所发现的,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规范阻碍了女性将其相对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权力优势(徐安琪、刘汶蓉, 2003; 郑丹丹、杨善华, 2003)。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3: 相对资源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中存在差异。

假设3a: 男性在家庭中拥有的相对资源越多, 其性别角色观念越保守。

假设3b: 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资源对于其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超过一定范围后, 该影响会消失。

### 三、数据与变量

####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 该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收集, 采用了多阶分层概率抽样方法, 调查范围包含我国大陆地区所有省级行政单位, 调查对象的年龄介于17~96岁, 总样本量为11785名<sup>①</sup>。该数据不仅收集了本研究所需的性别角色观念的信息, 还包括被调查者详细的职业背景和家庭背景的信息, 是一个合适的数据库资料。考虑到65岁以上居民的失业、收入等信息的缺失, 本研究主要选取1945年之后出生的已婚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 有效样本量为4953名。选择城市居民, 是因为城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比较高, 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同时处于家庭生活和劳动力市场中, 因此可以分别比较职业、收入等因素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

#### (二)变量

#####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性别角色观念, 该变量通过以下4个问题进行测量: (1)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2)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 (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4)在经济不景气时, 应该先解雇女性职工。问题答案分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无所谓、比较不同意、完全不同意”5个等级, 分别取值为1至5分。由于上述四个项目的测量内容和标准不一致, 不能用简单相加的方法求出总和, 为了反映四个不同的项目对性别角色观念的相对重要性, 本文采取因子分析方法求出一个因子值, 即性别角色观念总分。其含义是: 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总分越高, 表明其性别观念越开放, 主张性别平等, 尊重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自由选择的权利, 反对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性别的歧视。反之, 性别观念总分越低, 表明其性别态度越保守, 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和从属性, 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 强调家庭角色对女性的重要性。表1详细说明四个项目及其因子负荷。由于因子是一个均值为0, 标准差为1的标准分变量, 为了便于描述和解释, 将因子值转化为1到100之间的指数<sup>②</sup>。因子值越大, 指数取值越大。经转换后, 性别角色观念总分的均值为56.17, 标准差为20.70。

##### 2. 自变量

(1)社会经济地位。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 用教育、职业和收入来测量。

首先, 本人的教育和配偶的教育, 在本文中使用教育年限进行测量<sup>③</sup>, 是一个连续变量。关于职业类

① 关于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SRC的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gss.org/>。

② 转化公式是: 转换后因子值 =  $100 * (\text{因子值} - \text{因子值最小值}) / (\text{因子值最大值} - \text{因子值最小值})$ 。

③ CGSS2010中测量教育的指标是被访者的最高学历, 分析过程中需要进行换算, 参照惯例, 换算方式是: 私塾=2年, 小学=6年, 初中=9年, 职业高中=11年, 高中、技校、中专=12年, 成人专科=13年, 大学专科=14年, 大学专科=15年, 成人本科和大学本科=16年, 研究生=20年。下同。



型。CGSS2010提供了关于受访者当前职业的ISCO88编码,根据该编码,我们划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管理类职业。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商业和服务业的负责人与中层管理人员。第二,技术类职业,包括专业和技术工作人员。第三,非管理技术类职业。除管理类和技术类职业之外的其他职业,包括行政办事人员、产业工人、商业和服务业职员以及农林牧副渔工作人员。关于收入,CGSS2010提供了被调查者的年收入信息,为了便于解释,我们以千元为单位,并且按照惯例,我们对个人年收入和配偶年收入取对数值,以便使其接近正态分布。

(2)本文利用相对教育和相对收入来测量相对资源。具体而言,相对教育是受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占夫妻总教育年限的比例;相对收入即受访者的年收入占夫妻年总收入的比例<sup>①</sup>。

(3)性别。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性别角色观念的性别差异,因此性别也是核心自变量之一。在本研究的统计模型中,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男性=1)。

### 3.控制变量

包括(1)年龄及年龄的平方项,是连续变量;(2)党员,指被调查者的中共党、团员身份,是一个虚拟变量(是=1);(3)有无宗教信仰,是一个虚拟变量(无=1);(4)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用ISEI进行测量,是一个连续变量;(5)是否与父母同住,包括与本人父母或与配偶父母同住,这是一个虚拟变量(同住=1);(6)有无子女,是一个虚拟变量(有=1);(7)本人户口和配偶户口,这两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农业户口=1)。

## 四、数据分析结果

### (一)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1分性别描述了样本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可以看到,女性的平均性别角色观念得分高于男性。女性平均年收入和党团员比例明显低于男性,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男性的差距很小,并且占技术精英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男性。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吴愈晓、吴晓刚,2008),即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职业比例逐渐增加。从夫妻之间教育程度和年收入的比较来看,“夫高妻低”的比例依然较高。

表1 自变量的描述统计表

变量	男性(N=2324)		女性(N=2629)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角色观念	54.20	20.17	55.59	21.28	0	100
本人受教育年限	10.91	3.59	9.87	4.10	0	20
配偶受教育年限	9.90	4.00	10.74	3.51	0	20
相对教育	0.54	0.15	0.46	0.14	0	1
本人年收入(对数)	3.03	0.998	2.35	1.23	0	6.91
配偶年收入(对数)	2.35	1.25	2.90	1.01	0	7.09
相对收入(百分比)	60.00	22.86	40.00	23.88	0	100

①为了便于描述和解释,我们将该比例值乘以100,转化为1到100的数值。

(续表1)

变量	男性(N=2324)		女性(N=2629)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本人职业类型						
非管理技术类	0.59	0.49	0.64	0.48	0	1
技术类	0.25	0.43	0.29	0.46	0	1
管理类	0.16	0.37	0.07	0.25	0	1
年龄	45.16	10.82	43.78	11.14	18	65
宗教信仰(无=1)	0.90	0.31	0.87	0.34	0	1
政治面貌(党员=1)	0.25	0.43	0.12	0.33	0	1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36.03	15.40	35.80	15.36	16	90
与父母同住(是=1)	0.13	0.34	0.12	0.33	0	1
是否有孩子(是=1)	0.95	0.23	0.95	0.21	0	1
本人户口(农业=1)	0.25	0.43	0.29	0.45	0	1
配偶户口(农业=1)	0.28	0.45	0.27	0.45	0	1

图1a和图1b更直观地描绘了教育和年收入的性别差异和职业差异。从图1a中可以看到,技术类和管理类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非管理技术类。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看,这两类职业中女性和男性在平均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非常小。从图1b中可以看到,在各种职业类型中,男性的收入均高于女性,但是该性别差异随着职业等级的提高而逐渐降低。图1b表明收入的性别差异是随着职业地位的上升而逐渐缩小的,这也验证了已有的研究结论(王天夫等,2008)。但是从图1a和图1b的比较来看,随着职业地位的上升,收入的性别差异仍然大于教育的性别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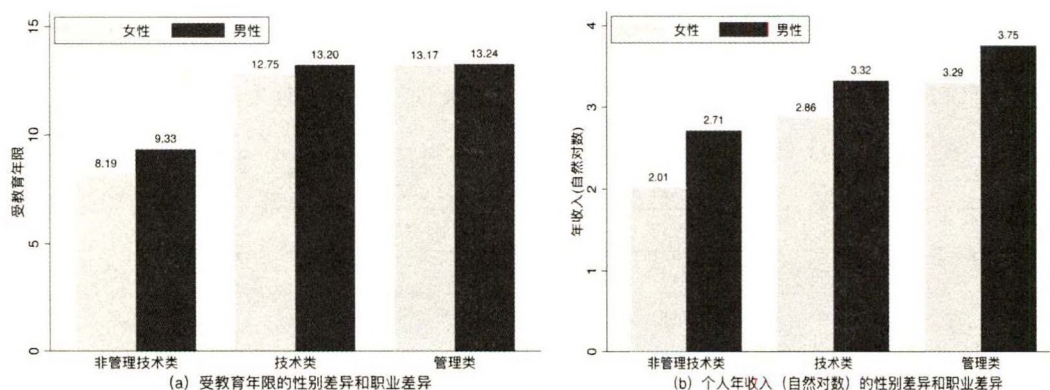


图1 教育、年收入的性别差异和职业差异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取值为1~100的连续变量,因而采用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2报告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模型1是所有样本的模型,模型1的结果表明,本人的教育、收入和职业对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教育每增加一年,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上升0.905个单位;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上升0.451个单位;技术类职业相比管理类和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在性别角色观念上有更高的得分。这证明了研究假设1,总体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表2 社会经济地位与性别平等观念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性	-3.043*** (0.638)	7.524*** (1.701)	5.531*** (1.607)	-6.840*** (1.112)
年龄	-0.783*** (0.212)	-0.733*** (0.211)	-0.760*** (0.211)	-0.766*** (0.211)
年龄平方	0.008***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0.008*** (0.002)
无宗教信仰	5.349*** (0.875)	5.339*** (0.871)	5.308*** (0.872)	5.344*** (0.872)
党员	2.446** (0.802)	2.869*** (0.801)	2.522** (0.799)	2.695*** (0.801)
父母ISEI	0.042* (0.020)	0.036 (0.020)	0.038 (0.020)	0.038 (0.020)
与父母同住	0.933 (0.863)	0.971 (0.859)	0.794 (0.861)	0.845 (0.860)
有子女	1.210 (1.402)	1.055 (1.396)	1.292 (1.397)	1.202 (1.397)
本人农业户口	-1.510 (0.990)	-1.523 (0.985)	-1.357 (0.987)	-1.460 (0.986)
配偶农业户口	0.773 (0.966)	0.842 (0.962)	0.719 (0.963)	0.703 (0.963)
本人受教育年限	0.905*** (0.112)	1.250*** (0.123)	0.871*** (0.112)	0.867*** (0.112)
配偶受教育年限	0.014 (0.108)	0.099 (0.108)	0.060 (0.108)	0.031 (0.107)
本人年收入(对数)	1.215*** (0.288)	1.139*** (0.287)	2.25*** (0.338)	1.143*** (0.287)
配偶年收入(对数)	0.693* (0.278)	0.751** (0.277)	0.775** (0.278)	0.727** (0.277)
本人职业类型	0.000	0.000	0.000	0.000
非管理技术类	-3.252*** (0.766)	-3.174*** (0.763)	-3.261*** (0.763)	-6.176*** (0.956)
管理类	-2.702** (1.017)	-2.141* (1.016)	-1.980 (1.021)	-0.638 (1.640)
性别×本人受教育年限		-0.997*** (0.149)		
性别×本人年收入(对数)			-3.040***	



(续表2)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0.523)	
性别×职业类型				
男性×非管理技术类				6.462*** (1.301)
男性×管理类				-1.604 (2.082)
常数项	55.913*** (4.790)	56.984*** (7.602)	53.841*** (6.213)	57.700*** (4.789)
样本量	4953	2324	2629	4953
R <sup>2</sup>	0.110	0.056	0.177	0.116

注:(1)\*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2)本人职业类型的参考项:技术类。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与本人受教育年限的交互项。可以发现,模型中性别变量的主效应为7.524,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没受过教育的群体中,男性比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要高7.524个单位。这意味着在低教育程度的群体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还要保守。本人受教育年限的主效应为1.250,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本人受教育年限对女性有正面效应,教育每增加一年,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上升1.250个单位,即女性的教育程度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0.997,且在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本人受教育年限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有性别差异,对女性的作用更大。本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增加1.267个单位,而男性则增加0.253(1.250-0.997)个单位。这证明了研究假设2a。

模型3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与本人年收入的交互项。可以发现,模型中性别变量的主效应为5.531,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无收入的群体中,男性比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要高5.531个单位。这表明在低收入群体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还要保守。模型中本人年收入的主效应为2.25,表明本人年收入对女性有正面效应,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上升2.25个单位,即女性的年收入越高,性别角色观念更开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3.040,且在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本人年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因性别而不同。女性的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性别观念得分上升2.25个单位;而男性的年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性别观念得分则下降了0.79(2.25-3.04)个单位。这证明了研究假设2b。收入的增加对男性和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确实有很大的差异,收入的增加让女性的性别观念更加平等开放,但男性的性别观念却变得更加保守了。

模型4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与职业类型的交互项。可以发现,模型中性别变量的主效应为-6.840,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在技术类职业中,女性比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要高6.840个单位。这表明技术精英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更开放。非管理技术类职业的主效应为-6.176,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从事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对女性有负面效应,相比技术精英女性,非管理技术类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下降了6.176个单位。性别与非管理技术类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6.462,且在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其他变量保持不变,从事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因性别而不同,对女性的负面效应更明显,这证明了研究假设2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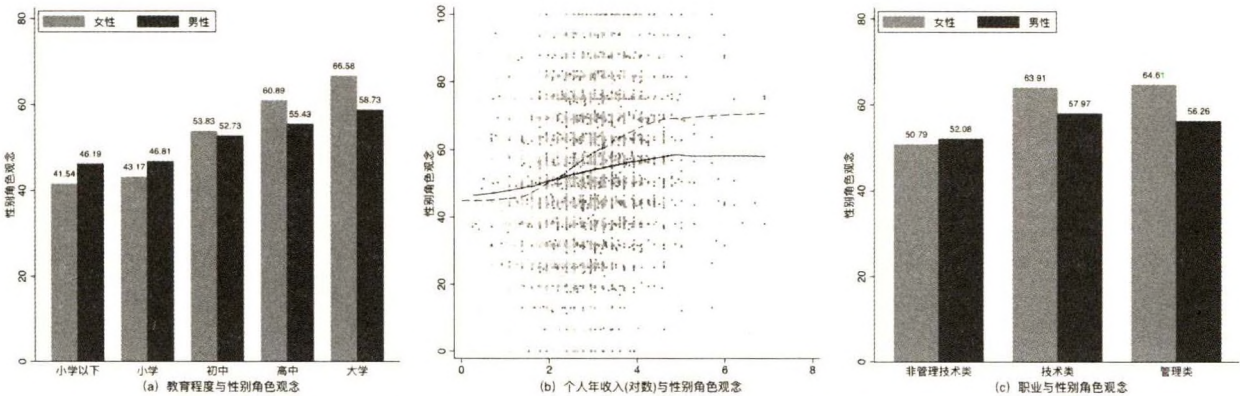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教育程度、收入与职业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及其性别差异

图2更直观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从图2a中可以看到,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男性与女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都在上升。但是,该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大。在小学及以下的低教育群体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比男性还要低。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远远超过了同等教育的男性,这表明教育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平等开放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从图2b可以看出,在低收入的群体中,女性和男性在性别角色观念上的差距很小,女性甚至比男性更要保守。但女性的收入越高,其性别观念得分也越高,而男性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小,甚至还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因此男性和女性的差距越来越大。图2c显示,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要明显低于技术类和管理类职业的女性,而且这种差距要明显高于不同职业类型的男性之间的差异。

(三)相对资源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表3分性别报告了相对教育和相对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模型1的结果表明,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相对教育及其平方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从模型3可以发现,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相对收入对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3a没有得到证明,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表3 相对教育、相对收入与性别平等观念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年龄	-0.671* (0.331)	-0.791** (0.279)	-0.674* (0.331)	-0.814** (0.279)
年龄平方	0.007* (0.004)	0.008* (0.003)	0.007* (0.004)	0.008* (0.003)
无宗教信仰	4.408** (1.359)	5.786*** (1.147)	4.588*** (1.358)	5.926*** (1.144)
党员	3.264** (1.018)	3.812** (1.241)	3.467*** (1.012)	3.655** (1.233)
父母ISEI	-0.007 (0.029)	0.096*** (0.028)	-0.011 (0.029)	0.093*** (0.028)
与父母同住	-0.142 (1.241)	1.373 (1.207)	-0.239 (1.241)	1.367 (1.204)



(续表3)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有子女	-0.382 (2.003)	1.778 (1.989)	-0.162 (1.996)	2.191 (1.984)
本人农业户口	-4.748** (1.544)	-0.465 (1.286)	-4.659** (1.541)	-0.591 (1.279)
配偶农业户口	3.521* (1.486)	-0.635 (1.275)	3.627* (1.480)	-0.479 (1.269)
夫妻平均教育水平	0.839*** (0.195)	1.646*** (0.179)	0.777*** (0.165)	1.538*** (0.153)
夫妻平均收入水平	0.012 (0.010)	0.017 (0.012)	0.013 (0.010)	0.020 (0.012)
相对教育	-0.015 (0.101)	-0.092 (0.079)		
相对教育平方	0.000 (0.001)	0.003** (0.001)		
相对收入			0.013 (0.072)	0.194*** (0.043)
相对收入平方项			-0.001 (0.001)	-0.0014** (0.000)
常数项	56.182*** (7.737)	44.605*** (6.174)	57.851*** (7.762)	43.221*** (6.138)
样本	2324	2629	2324	2629
R <sup>2</sup>	0.052	0.154	0.056	0.159

注:\*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括号内的数字是标准误。

模型2的结果表明,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相对教育的一次项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相对教育的平方项的效应为0.003( $p < 0.01$ ),即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性别观念得分会以加速度上升。这表明女性的相对教育对其性别观念有着持续正面的影响。模型4显示,对女性而言,相对收入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分别在0.001和0.0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一次项是正向效应,二次项是负向效应。这表明女性的性别观念得分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是当女性的收入是丈夫的2.26倍时,她的性别观念得分便不再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反而下降了。这部分证明了研究假设3b。

##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010)数据,从社会整体和家庭内部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理解多样性和差异性。收入越高,意味着拥有更多的经济自主性和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能力。职业位置和经验会影响到人的价值观。技术类职业的平



均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经验比较自由,因此其性别角色观念较为平等与开放;非管理技术类的教育程度最低,最容易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且处于被管理和控制的位置,性别角色观念比较保守;管理精英的职业经验强调对权威的遵从,观念也会比较保守。技术类职业的性别角色观念最开放,非管理技术类和管理精英的性别角色观念相对保守。因此,个体的教育、收入和职业位置的确会影响其性别角色观念。

第二,社会结构位置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整体而言,在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更开放。具体地说,在低教育程度的群体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比男性还要保守;但是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特别在高教育程度的群体中,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远超男性。个人年收入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也因性别而不同。女性的个人年收入越高,其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但是对于男性而言,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观念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男性与女性的差距逐渐加大。同样的性别差异也体现在职业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中。在非管理技术职业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观念几乎没有差异。但是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明显高于同类职业的男性,这是因为职业地位的提升显著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但是对男性的影响则非常小。因此,精英职业的男性和女性在性别观念上的差距反而更大。综上,在社会结构中处于更高位置的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其价值观更加自由,拥有更加独立的经济能力,也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更多。同时,女性的职业地位和收入越高,越容易遭遇家庭和工作的冲突,从而越渴望对女性友好的社会政策和宽松平等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因此更追求平等开放的性别角色观念。该发现也表明,社会结构位置对性别角色观念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影响非常复杂,特别是对男性的影响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本文还通过比较夫妻间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探讨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研究显示,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受到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高于配偶的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开放。夫妻间相对收入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女性的收入高于配偶一定程度后,这种影响消失了。所以,对于女性而言,夫妻间相对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对资源的优势,能帮助她们持续地表达性别平等的观念,但是传统性别角色规范阻碍了她们将经济上的相对资源优势转化为权力优势。当女性收入超过一定范围后,她们反而会去展现自己的女性身份,迎合传统的性别规范。

综合上述的分析,无论从社会整体还是从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状况来看,性别角色观念平等化的普及仍然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和挑战。从社会整体而言,男女两性拥有的社会资源正在向平等的趋势发展。比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在技术类和管理类职业中两性的教育差异已经微不足道。从收入来看,女性仍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各类职业中都存在性别收入的不平等,但是随着职业地位的上升,收入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然而,与性别在教育和平等化趋势相比,高教育群体、高收入群体和高地位职业群体中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观念反而差距越来越大。教育、收入和职业地位较高的女性,其摆脱传统依附角色的机会大大增加,更加追求平等的性别观念。而教育、收入以及职业等级的提高,对男性相对保守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改善却非常微弱。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所遭遇的“天花板效应”,即当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职业能力的女性试图向上流动时,男性的刻板印象往往成为“看不见的障碍”。男性相对保守的性别观念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从家庭内部而言,虽然夫妻间相对教育程度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平等化



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女性超出预期的经济能力不但不能转化为资源和权力优势,其性别观念反而会向传统回归。这说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家庭内部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在夫妻间所拥有的相对资源,在帮助她们建立和维持平等开放的性别观念的作用上受到了限制。但是,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无论是从社会整体还是在家庭内部,教育对女性的启蒙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它有利于女性丰富关于性别角色的知识和信息,对自己在劳动市场和家庭中的境遇进行反身性的思考,遭遇冲突时使用资源进行博弈,从而自觉地抵抗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规训。因此,在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继续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可能是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

#### 参考文献:

- 李春玲、李实,2008,《市场竞争还是性别歧视——收入性别差异扩大趋势及其原因解释》,《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实、马欣欣,2006,《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刘爱玉、佟新,2014,《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王天夫、赖扬恩、李博柏,2008,《城市性别收入差异及其演变:1995—2003》,《社会学研究》第2期。
- 王鹏、吴愈晓,2013,《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社会》第3期。
- 吴要武,2015,《剥离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城镇女性市场参与变化的解释》,《劳动经济研究》第4期。
- 吴愈晓、吴晓刚,2008,《1982—2000:我国非农职业的性别隔离研究》,《社会》第5期。
- 2009,《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社会学研究》第4期。
- 吴愈晓,2010,《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社会》第6期。
- ,2012,《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研究》,《社会》第4期。
- 徐安琪、刘汶蓉,2003,《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上海市的经验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许琪,2016,《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迁趋势、来源和异质性——以“男主外,女主内”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两个指标为例》,《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於嘉,2014,《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社会》第2期。
- 杨菊华、李红娟、朱格,2014,《近20年中国人性别观念的变动趋势与特点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 张丹丹,2004,《市场化与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
- 郑丹丹、杨善华,2003,《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社会学研究》第4期。
- Adler, Marina A. and April Brayfield. 1996. "East-West Differences in Attitudes about Employment and Family in German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245-260.
- Alwin, Duane F. Michael Braun and Jacqueline Scott. 1992. "The Separation of Work and the Family: Attitudes towards Women's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in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3-37.
- Bian, Yanjie, &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739-758.
- Blood, Robert O. Jr. and Donald M Wolfe. 1960.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rewster, Karin L. and Irene Padavic. 2000. "Changes in Gender-Ideology, 1977-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2):477-487.
- Brines, Julie. 1994. "Economic Dependency,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t Ho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652-688.
- Brooks, Clem, and Catherine Bolzendahl.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hort Replacement, Social-Structural Change, and Ideological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 106-133.
- Budig, Michelle and Paula England. 2001.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204-225.
- Cassidy, Margaret L., and Bruce O. Warren. 1996. "Family employment status and gender-role attitudes." *Gender & Society* (10):



312-329.

Cherlin, Andrew, and Pamela Barnhouse Walters. 1981.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Men's and Women's Sex Role Attitudes: 1972-78."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453-460.

Cotter, David, Joan M. Hermsen, and Reeve Vanneman. 2011. "The End of the Gender Revolution? Gender Role Attitudes from 1977 to 200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 259-289.

Coverman, S. 1985. Explaining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Domestic Labor.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 81-97.

Davis, N. J., and R. V. Robinson. 1991. "Men's and Women's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Inequality: Austria, West Germany,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72-84.

Greenstein, Theodore N. 2000. "Economic Dependence, Gender,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Home: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 322-335.

Gupta, S. 2007. "Autonomy, Dependence, or Displa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ried Women's Earnings and House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 69(2): 399-417.

Hannum, Emily and Yu Xie. 1994. "Trends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85."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13): 73-98.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Kane, Emily W. and Else K. Kyyrö. 2001. "For Whom Does Education Enlighten? Race, Gender, Education, and Beliefs about Social Inequality." *Gender and Society* (15): 710-733.

Cluegel, James R. and Eliot R. Smith. 1986. *Beliefs about Inequality*. New York: Aldine.

Kuhn, Melvin L. and Carmi Schooler. 1969. "Class, Occupation, and Orien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 659-678.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0. *Political Man*. London: Heinemann.

McElroy, Marjorie B., & Mary Jean Horney. 1981. "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s: 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2(2): 333-49.

McHale, S. M., & Huston, T. L. 1984. "Men and Women as Parents: Sex Role Orientations, Employment, and Parental Roles with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55): 1349-1361.

Nunn, Clyde Z., Harry J. Crockett, Jr., and J. Allen Williams, Jr. 1978. *Tolerance for Nonconformit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anayotova, Evelina, and April Brayfield. 1997. "National Context and Gender Ideology: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Employment in Hungary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nder & Society* (11): 627-655.

Plutzer, Eric. 1988. "Work Life, Family Life, and Women's Support of Femi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 640-649.

Robinson, Robert V. 1983. "Explaining Perceptions of Class and Racial Inequalit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5): 344-366.

Spitze, G. 1988. "Women's Employment and Family Relations: A Revie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0): 595-618.

Stouffer, Samuel. 1955.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Tallichet, Suzanne E., and Fern K. Willits. 1986. "Gender-role Attitude Change of Young Women: Influential Factors from a Panel Stud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49): 219-227.

Thornton, Arland, Duane F. Alwin, and Donald Camburn. 198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211-227.

Thornton, Arland, and Freedman, D., 1979. "Changes in the Sex Role Attitudes of Women, 1962-1977: Evidence from a Pane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831-842.

Thornton, Arland, and Linda Young-DeMarco. 2001. "Four Decades of Trends in Attitudes toward Famil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60s through the 199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 1009-1037.

Treiman, Donald J. 2013. "Trend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45(3): 3-25.

Walder A., B. Li & D. Treiman. 2000. "Politics and Life Chanc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 to 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 191-209.





Zuo Jiping and Shengming Tang. 2000. "Breadwinner Status and Gender Ideologies of Men and Women Regarding Family Rol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 29-43.

## Socioeconomic Status, Gender Inequality, and Gender-Role Attitudes

WANG Peng    WU Yu-xiao

**Abstract:** Gender role attitudes are about how a person identifies oneself with regard to rights and roles linked to gender in family and market, and also reflect the gender equality in society from another dimension. Using data from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0), we estimated associatio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gender inequality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Results suggest that gender role attitud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eople's social positions: The higher were people's SES, the more liberal were their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associations of SE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changed among women and m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women's gender role attitudes was stronger. Women with higher SES demonstrated greater modern trend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an did men with the similar social positions. The effect of gender inequality among couples on change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were also different between women and men. Women's gender role attitud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to their relative education and earnings, but men's attitude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ir relative resource among couples: the more relative education women have, the more they expressed equ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more relative earnings women have, the more they hold nontraditional gender role attitudes, however, when women's relative earnings rised at some point, their gender role attitudes reversed to be more traditional.

**Key words:** Socioeconomic Status; Gender Inequality; Gender-Role Attitudes

(责任编辑:朱斌)

